

聊风民俗

串门儿

□ 郑天华

在我的家乡鲁西地区，农家的大门一年四季、一天到晚都是敞开的，那是“欢迎”的公告，也是“请进”的标示。因而，人们可以随时随意走进任何一家去串门儿，自己家里也随时会走进来串门儿的人。东家进，西家出；西家来，东家往，进进出出、来来往往、说说笑笑，乡亲们看似平淡的日子，在串门儿中过得有滋有味。

说起串门儿的随意，首先表现在时间上。下地回来，刚一进家，把家什一撂，抬腿就出去串门儿，三五个兄弟爷们儿眨眼就凑成了一团。家里掀锅吃饭，一手端着饭碗、抓着干粮，一手拿着筷子、捏着咸菜，边吃边喝边串了东邻；喝完这碗，返回家盛满，鼓着腮帮子又串了西舍。赶集上店，先串上几个门儿，顺便邀上几个伙伴；从集上回来，再串上几个门儿，把在外面的见闻一股脑儿倒出去，免得憋炸了肚子，憋出了“白眼”。夜幕降临，星月满天，自然可以多串几家、多坐一会儿。最妙的莫过于冬天下雪、夏天下雨，不用考虑下地干活、赶集摆摊的事儿，几个“对事儿”的凑到一块，弄几个下酒菜，来上几瓶老烧酒，叽叽嘎嘎地“过阴天”，那是再“恣儿”不过的了。

串门儿的目的是见面说话。成天见面，见面时就免了许多客套。一句“吃了没”就能打开话匣子。拉拉天气、说说地里的庄稼活儿，估摸估摸收成，算计算计过日子；拉拉行市，念叨念叨牲口粮食蔬菜化肥农药柴油，探讨探讨赚钱的买卖……瓜儿是瓜儿，秧儿是秧儿，这都是正经呱儿。可整天在一块，光拉正经呱儿能有多少话题啊？于是便信马由缰，拉到哪里算哪里：张家懒，王家馋，李家的儿子媳妇不孝顺……那叫“家长里短”。只拉“过五关斩六将”，不拉“走

麦城”，把自己吹得神乎其神，那叫“胡吹海唠”。有影儿的说，没影儿的也说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那叫“云山雾罩”。古今中外，天南海北，一会儿说这里，一会儿说那里，这个话题刚开头，又扯到另一个话题上去了，那叫“东一耙子，西一扫帚”。把根本不沾边儿的事硬往一块扯，拉得牛头不对马嘴，那叫“驴尾巴吊棒槌”。你说往东，我说往西，你说打狗，我说骂鸡，根本不往一块儿拉，大声小气，吵吵嚷嚷，那叫“胡炒包子烂炒面”。眼高手低，随口许愿，不管什么事都大包大揽，不管能不能兑现都先承诺，那叫“这个屋里说话，得十五里外下闸板去”。光听人家拉呱儿，自己很少插嘴，听着顺耳的夸奖一句，听着不顺耳的吭哧两声，时间一长，扫了大家的兴的，那叫“装大瓣蒜”……串完门走到街上，碰见到另一家串门的人，也常互相打听串门的事，这个说“俺几个在二豆腐家‘胡吹海唠’了一通”，那个说“俺几个在小辣子家‘东一耙子，西一扫帚’也没拉什么正格的”，一听便能知道他们串门时都拉了些啥。

农家串门，不拘礼节，也不用招待。椅子上、矮凳上、炕沿上、门槛上、灶坑里，随便一坐。一筐子旱烟叶，一叠卷烟纸，自抽自卷。一捧花生、一把料豆，或是自己家院里树上结下的杏儿枣儿，有就随意地往桌子上一放，没有也不用刻意准备。口渴了摸起瓢到缸里舀凉水或抄起暖瓶倒碗白开水，都和在自己家里没什么两样。

虽说谁家的门都可以串，但人们串门还是有所选择的。首先得“对事儿”，合脾气，凑在一起完完全全地无拘无束，不用提防什么，不用担心什么，要说只管说，想笑只管笑。再就是年龄不相上下，还得论论辈分。侄



串门儿(剪纸)

李桂银 作

子辈的到伯伯家串门，孙子辈的到爷爷辈的家里串门，就得守点规矩，不能“胡吹海唠”“云山雾罩”。侄子辈的到叔叔家串门，平辈弟弟到哥哥嫂子家串门，就可以“东一耙子，西一扫帚”地聊个不停；而侄子辈的到叔叔家串门，还要做好挨骂的准备，因为按农村“闹着玩儿”的风俗，叔叔是有权骂“娘”的。其实，有些人串门就是“找挨骂”去，叔叔也常以“又来找挨骂了”当欢迎词。

“娘们儿家”串门也是“鱼找鱼，虾找虾”，常常带着针线活，有的还把纺线车搬到一家，一边抽着针线、摇着纺车，一边喊喊喳喳地扯闲话。说起私房话来，只见嘴唇动，不闻话语声。说到动情处，又会突然间大笑不止，甚至前仰后合、捶胸顿足、眼泪直流，弄得男爷们儿莫名其妙，冲着自家的“家里人”调侃：“怎么着了，喝憨老婆尿啦？”

串门儿随意，也并非没有一点忌讳。人们一般不在吃饭时带着孩子串门儿，因为小孩“隔锅是香的”，看着别人吃饭眼馋，即使大人说着不要不要，小孩却接过来了，这就是人们

常说的“大人作假，小孩伸爪儿”。再就是夏天的晚上，女人在家穿得比较少，没特别要紧的事也是不串门儿的。

在乡间，没有多少门儿可串，或很少有人到自己家串门，那是丢人的事儿。人们认为那是“破锅盖——围(为)得不好”，是没有人缘，是这家的人“人儿不孬，人性不行”。城里人就不一样，整天关门闭窗，连条缝儿都不留，来个人先要在门孔里“验明正身”。我搬到县城住上楼房后，接母亲来住了一段时间。母亲住了几天，见没人来串门，就在背后悄悄问我：“你在外头混了这么些年，为得不行啊？咋没人来串门啊？”我见母亲烦闷，就领她到一个附近小区住着的老乡家串门。一进门，老乡热情无比，又是嘘寒问暖，又是沏茶倒水，又是剥糖削水果，让母亲感觉手足无措，刚坐稳想说话的时候，老乡便试探着问：“有事啊？”我连说：“没事儿，没事儿。”母亲见了便起身示意我告辞。回到家，母亲喃喃地说：“城里哪儿都好，就是不兴串门儿。”

听评书

□ 李永保

我的老家在阳谷县十五里园镇八里庄村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小时候，村里还没用上电，许多人的娱乐方式就是聚在一起拉拉呱，再不就是打打扑克，只有少数人家才舍得买收音机来听。收音机会播放很多种语言类节目，这让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很是惊奇，惊奇过后，他们发现自己竟喜欢上了一种叫评书的节目。我那时候还小，不太懂评书，只是喜欢大人们聚在一块的轻松气氛。

播讲评书的时间大都在吃饭时间或是晚饭后休息之前。早晨要早早吃完饭下地干活，很少有谁去听评书；多数人听评书是在中午，干一晌活，吃着午饭听着评书很是过瘾；更多人是在晚上听评

书。夜幕开始笼罩小村庄，主人把收音机拿到街上来了，音量调得大大的。听到声音，人们放下饭碗，纷纷走出家门，朝收音机围拢过来。各个电台竞相播放评书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同是《杨家将》，常常这家电台刚播完一回，另一家就播放另一回。大家可以一连一两个小时过“评书瘾”。

在那个年代，农村人吵吵闹闹是常有的事。有一次，两人在大街上吵得不可开交，劝架的来了一拨又一拨，任谁也劝不下。两个当事人谁也不听劝，各说各的理，谁也不服谁。人们正在为怎样劝开两人发愁，猛然听到说评书的声音传来，接着刘家三爷爷拿着收音机出现了。“有啥大不了的事？人家都等着听书哩，别吵吵了！”听到刘三爷的话，两人不再吵

了，围观的人开始蹲下听评书，吵架的两个人不好意思再吵了，也蹲下来听，一场可能酿成大祸的吵架就这样化解了。

我听评书，起初是受父亲的影响，后来才被评书的魅力所吸引。我熟悉的著名表演艺术家有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和单田芳等，最爱听的是刘兰芳老师和单田芳老师的评书，如《杨家将》《岳飞传》《三侠五义》《薛刚反唐》《白眉大侠》等。这些评书陪伴我慢慢长大，给我增添了许多乐趣。

到了初中，我要到邻村上学，父亲对我的要求严格起来，平时不让我听评书，怕影响学习，唯有吃饭的时候可以听一听。早饭晚饭时间短，中午时间宽裕，我就边吃午饭边过“评书瘾”。收音机里当时播的评

书是《白眉大侠》，一中午的时间可以听两回。这可是一个小时的时间，如何花一个小时吃一顿饭，可是件难事，光磨蹭是装不像的，只得多吃饭。慢慢地，我锻炼得一顿午饭吃两个自家蒸的卷子，每个卷子相当于现在用机器蒸的两个多馒头，另外喝三碗稠面条。那一年，我的身体长得很壮实，个子也长高了不少。亲人们都夸我长得快，可哪里知道我的秘密。

后来，收音机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，智能手机成了年轻人的“掌中宝”，一首首轻快的流行歌曲是他们的最爱，评书已不在他们关注的范围内。然而，小时候听评书的美好岁月，却永远定格在我心里。

(本版有些文字涉及方言,仅用其音)